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

靜勝文庫

明校栩喬世寧景叔無錫俞憲汝成校訂任  
城楊賢子庸梓行

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  
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  
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  
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  
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  
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  
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  
靡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  
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  
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  
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  
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  
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

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愜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

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  
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  
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  
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  
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  
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  
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  
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  
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直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  
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

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  
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  
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  
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  
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  
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  
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麗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

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无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无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

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  
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  
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政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  
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  
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  
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  
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  
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  
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  
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  
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  
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  
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  
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



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  
天子驚群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  
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  
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  
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  
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

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  
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  
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  
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  
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  
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  
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  
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  
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  
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  
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  
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畿  
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  
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  
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  
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  
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爲之退舍

詔問蝗虫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  
虫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  
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求安  
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  
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

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充倉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輦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珰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群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

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  
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困幅剛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  
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  
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  
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  
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  
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

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荅天望  
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  
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又高不危常滿  
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  
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  
忠之吏受然姦仇

鬯翼刺史文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  
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  
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爲天  
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  
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  
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  
元流離溝壑寇賊輦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  
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  
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  
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  
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如旬示弱誠非其理  
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  
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孝景  
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  
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旣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爲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悽悽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二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爲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

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求乂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群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

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羗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



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  
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歿一歿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  
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胷  
背之癩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歿方  
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  
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  
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意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呂  
后甘棄嫚書之詬於是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  
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  
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虫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  
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  
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  
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  
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憂萬人飢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充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顯宗今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憤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息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

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  
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詩曰顛顛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  
疆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  
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杜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事  
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

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  
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  
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  
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  
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  
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  
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  
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  
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污

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  
言罪當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夔稱  
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  
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  
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  
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  
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  
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  
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  
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  
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  
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  
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  
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

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况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  
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  
狀臣邕頓首

讓尚書乞在閒冗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  
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  
沒太尉郤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

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  
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  
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  
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  
愚淺生非工女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  
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  
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今日碑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  
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魯旭侍

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  
臣臣當自知况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  
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  
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  
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  
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  
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

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  
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  
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  
吠之用常以墨塊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  
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  
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  
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

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誥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未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

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邦君憂心灼烜  
耳目昏冒松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  
命不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  
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  
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  
量弘大猶且踧踏無心寧止况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  
增歎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邾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  
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  
之効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确之誠與神明通  
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  
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  
太守陛下不復叅論府舉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  
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  
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  
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恠不合事



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棊石枰蓮香瓠子并各器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勅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荅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士土長遠江山脩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助絕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爲存

行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  
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  
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  
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  
之行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  
邕頓首死罪

###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  
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

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  
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  
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  
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  
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

之直故遂行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  
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  
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  
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  
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  
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酎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  
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  
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  
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  
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  
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  
足採臣竅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  
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  
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

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  
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  
擁兵聚衆以晷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  
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  
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  
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  
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  
明視鄉合嘉蔬香蕝醢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  
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  
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  
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荅齊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齊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  
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齊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  
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齊  
者齊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

在齊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齊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既  
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齊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  
無有不宜臣豈敏愚驚死罪

### 東巡頌

竊見巡狩代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  
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代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  
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  
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  
服而東巡

###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  
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  
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  
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  
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  
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扎荒爲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海家有採  
薇之思人懷殿叩之聲皇太后叅圖考表求人之瘼度  
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  
菲薄爲務是以尚宮損服衣不粲英夔人徹羞膳不過  
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筐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  
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

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  
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  
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士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  
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  
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乞求厥中刑之所  
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  
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闈而德教  
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

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  
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又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  
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  
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  
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  
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  
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  
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  
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  
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被收時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  
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  
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牟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  
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

尋按實屬宛竒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  
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  
與邵叅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  
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  
齎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驚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  
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荅上問救恠異爲陛下圖康  
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  
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

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  
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  
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  
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  
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  
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  
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  
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誠寃



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

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无由上達

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  
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  
祖以來唯有紀傳无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  
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  
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舛舛

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  
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洪參思圖牒尋繹度  
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  
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  
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湏刑竟乃因  
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  
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  
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  
滅土灰呼吸无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

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  
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摭摭本奏  
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曰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逆  
竄亡失文書无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  
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摭愚情願下  
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  
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无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  
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不誕  
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  
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丙魏載于史籍國遭奸臣孽妾  
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涕浸以不振威  
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  
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郤侯  
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

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  
河津身率輕騎長驅邛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  
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  
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  
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遣聖主嘉寵  
之至下乖群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  
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謹陳狀臣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終

漢蔡中郎集卷之三

明校栩喬世寧景叔無錫俞憲汝成校訂任  
城楊賢子庸梓行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黷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  
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

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

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  
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  
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  
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較夭夭是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壅渠駮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  
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  
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

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  
殘灾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  
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  
多士端委縉紼鴻漸盈階振鷺克庭譬猶鍾山之玉泗  
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  
闢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  
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箠笠並載擐甲揚鋒不  
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閔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頊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圜不  
足以喻其便遂巡放疑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  
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  
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  
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  
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  
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  
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

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  
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踟而躅之怨豈在明  
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  
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帶甲百萬非一  
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燬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  
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  
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



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  
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  
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乘天衢擁  
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  
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  
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  
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  
偃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  
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飛明勇於赴流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叅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  
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

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

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  
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  
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  
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

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冬序又曰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  
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  
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  
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  
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  
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

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

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園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

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  
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  
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  
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  
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  
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  
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  
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

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  
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  
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  
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  
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  
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

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

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  
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  
爲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  
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  
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  
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賸辨物庶幾多  
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  
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  
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  
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  
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  
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  
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濶廢弛故不用  
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問者曰曆云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牲如廟有桃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

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  
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  
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  
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  
裁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  
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  
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  
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  
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  
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  
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  
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  
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  
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  
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

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鷄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

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大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

故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慕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

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然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然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扁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

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粱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應秉國之德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屈勝先擒馬

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交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  
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  
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  
雖振鷺之集西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遠之則  
韶齒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閒不遊戲初  
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  
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  
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

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  
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  
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  
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  
卓逸不群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  
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  
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  
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  
誠竊悵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燹之和又佐煎熬鬻

哉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纳就讓疾病所親  
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  
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淵  
不得冠德行之首子竒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  
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疾羸匍匐  
拜寄不敢湏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

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祗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  
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  
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  
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柞之休徵惟光厥徵伊  
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  
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

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朱公叔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  
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  
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  
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  
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  
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  
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

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  
間焉今子曹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  
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群典籍之謚法夫萬  
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  
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  
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  
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  
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  
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



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  
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  
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躋  
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  
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  
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  
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  
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  
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  
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  
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也稱文也邾  
子籛篠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  
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  
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  
屢以忤遠玷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  
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

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  
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  
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  
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  
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  
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  
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  
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  
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  
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  
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曰父將詭時  
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  
有尼父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  
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  
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  
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  
安聞傾

漢蔡中郎集卷之三終

程